

時報出版

教養， 不惑

「身教言教唯在簡靜」

養三個念小學的孩子，任教基層學校十餘年

浸潤傳統與民間的文化土壤，找到教養的源頭與活水

薛仁明 著



教養， 不惑

身教言教唯在簡靜

薛仁明 著



教養，不惑——身教言教唯在簡靜

作者——薛仁明
 攝影——高雪·林佳穎·蔡奇璋·蕭安順·邱義忠·黃華安
 主編——顏少鵬
 責任編輯——邱憶伶
 責任企畫——張育瑄
 校對——盧玫瑰
 封面設計——五餅二魚文化事業
 內頁設計——林樂娟
 發行人——孫思照
 董事長——莫昭平
 總經理——李采洪
 第二編輯部——李采洪
 總編輯——李采洪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011)11306684二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三三一七〇五
 (011)1130471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011)1130468五八
 郵撥——193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件信箱——newstudy@readingtimes.com.tw
 第二編輯部臉書——<http://www.facebook.com/readingtimes.2>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華展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若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教養·不惑 / 薛仁明著。--
 --初版。--臺北市：時報文化，2012.08
 面：公分。--(View: 8)
 ISBN 978-957-13-5637-2 (平裝)

1. 親職教育

528.2

101015286

ISBN 978-957-13-5637-2
 Printed in Taiwan

目錄

自序

2

篇一 好兒好女

小子，何莫學夫詩？——薛朴「留學」

10

二丫頭讀《三國》

20

八分之一大於一

30

小懲大戒

42

遊春涉險——關於閱讀

51

文化水土，好兒好女

60

黃仁宇與宅男

67

篇二 回身一望

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74

回過身，轉個彎

81

山又高，這水又深

90

晚九朝五

100

池上·食養	107
笑忘《三國》	117
敬字亭	125
法隆寺的黃土牆	131
樂	138

篇三 明白之教

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語——所謂文明	146
先生與弟子——重建師生關係	152
老師，不惑	159
零體罰與臺灣教改	165
講而不演	171
兩岸讀經	178
為人文教育找活路——以書院取代大學文科芻議	184
夫妻四帖——家庭教育的根本	189
鍛鍊與熏陶——孩子的管與教	206

篇後 文章答問

217

教養， 不惑

身教言教唯在簡靜

薛仁明 著



自序

民國八十二年，當完兵，我隻身東來，參加偏遠地區教師甄試，隨即介聘到臺東縣立池上國中；直至民國九十九年，離開了學校。前後十七年，經歷了教改的如火如荼，也眼見教改的災禍綿延。那災禍至今毫無止遏，依然發酵擴散中。現今的教改，不折不扣，就是禍延子孫；所謂「十二年國教」，不過是又添一樁。我常對學生說，「你們是人在禍中不知禍。」又常說，「眼前雖是凶多吉少，但只要心頭明白、有了準備、臉上沒苦相，那麼，依然可能度災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

民國八十九年年底，長女以婕出生；一年四個月後，又有次女允和；再三年，則是小兒薛朴。家中有三個小孩，常常是苦不堪言，但更多樂不可支。常有朋友問道，「三個孩子怎麼養得起？」我笑著說，「一隻貓熊固然難養，三隻放

山雞倒不費事。」我自己從小不補習，大二之後，憑自己掙錢，也沒向家裡伸手要過錢。我很清楚，養放山雞，不需花費太多。

前陣子，《聯合報》副刊登載了〈小子，何莫學夫詩？〉，幾天後，張曉風女士請助理代致「衷心羨慕」之意；那篇文章所談，無非是我省下了幼稚園學費，讓薛朴在「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用極簡淨的方式學習；說白了，其實也就是像隻放山雞學會自己覓食罷了！

民國七十一年，我國三，不知因何緣故，對諸多理所當然之事，忽地都起了反逆之心。又兩年，南一中高二，整個人開始心焦神灼、惶惶難安；從此，遂長期困頓，久久不知如何安身立命。因這大惑難解，遂進了臺大歷史系；待了四年，所得有限；蓋因現今大學，本非解惑之地，怨不得人。大學四年，我像走遠了的放山雞，兀自啄啄覓覓，獨個兒找著切切於心的解惑之道；因此，念著儒釋道三家的生命之學，試著找回自己熟悉的文化記憶。那時，既不打算出國留學，也沒真正介入最火熱的政治社會運動，縈繞心頭的，其實是自己的民間出身，與後頭的中華文化根源；這和當年「野百合」盛開，和滿校園的「新馬」、「解

構」與「後現代」，和臺大最根柢的「自由主義」，顯然格格不入。

那一波波浪潮，雖說熱鬧喧騰，但與我實在關聯不大，也搔不著我的困惑之處。於是，我這不合時宜之人，遂遠走他鄉，來到了臺東池上；這回，可真走遠了。池上到臺北五小時，去高雄四個鐘頭；每次有朋友來，都說「真是遠呀！」在這迢遙之地，平常獨自一人，一邊教書，一邊念書。我念的書其實不多，也不貪，只念該念的書；不必理會所謂學術，也不用管什麼時潮。總之，念書就只是念書，正如生活就只是生活，那是與自身素面相見，那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

從此，我開始將習染多年的浮辭浪語，慢慢一一掃落；也將長期牽掛的誑思綺想，漸漸開始滌盡。從此，在蟲鳴蟬喧的學校宿舍裡，我得了空，便靜靜讀著古書，看著傳統戲曲，聽著中國音樂；除此之外，喝茶、寫字、盤腿坐榻榻米上。從此，在學校看著那些鄉下小孩，到街上看市景與鄉民；往街上的途中，有大片稻田；稻田盡頭，兩座青山蒼鬱綿長，上頭則有湛湛藍天。稻浪天光，掩映在雲影之間；我多年的浮躁不安，於是稍歇。

幾年後，我安身於這塊縱谷平原，也和自己的文化基因更加榫卯相合。愈



相合，愈對我那未曾上過學、也不識字的父母親衷心感激。他們讓我在臺灣民間天生地養，他們安穩信實的無言之教，使得我日後雖有困頓，卻只需回頭轉身，便有汲取不盡的源頭活水。因這活水，我看著自己，看著旁人，再看著這個時代，漸漸都有種新鮮與活氣。我終於明白，所謂教育，只不過是明白之人使人明白；所謂教育，只不過是走在前頭的那人一派氣定神閒，於是後頭之人一個個也跟著神清氣爽，如此而已！

在學校任教的最後幾年，我看著學生一屆屆素質低落，並不同情（他們自己不爭氣），也不焦急；我的教法愈來愈簡單，連板書都寫得少；只不疾不徐啜口茶，坐在椅子上，高高興興地上著課，開開心心地與學生覲面相見。後來，學生寫畢業心得，有人說我「很有元氣」；有人言不雅馴，直接寫「看你很爽」。我靜靜看著，無甚回應；若真要說，可能也仍是那老話：

「眼前雖是凶多吉少，但只要心頭明白、有了準備，臉上又沒苦相，那麼，依然可能度災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

目錄

自序

2

篇一 好兒好女

小子，何莫學夫詩？——薛朴「留學」

10

二丫頭讀《三國》

20

八分之一大於一

30

小懲大戒

42

遊春涉險——關於閱讀

51

文化水土，好兒好女

60

黃仁宇與宅男

67

篇二 回身一望

祖父祖母，皇天后土

74

回過身，轉個彎

81

山又高，這水又深

90

晚九朝五

100

池上·食養 107

笑忘《三國》 117

敬字亭 125

法隆寺的黃土牆 131

樂 138

篇三 明白之教

路上有景致，人家有笑語——所謂文明 146

先生與弟子——重建師生關係 152

老師，不惑 159

零體罰與臺灣教改 165

講而不演 171

兩岸讀經 178

為人文教育找活路——以書院取代大學文科芻議 184

夫妻四帖——家庭教育的根本 189

鍛鍊與熏陶——孩子的管與教 206

篇後 文章答問 217



篇一
好兒好女



小子，何莫學夫詩？——薛朴「留學」

昔人有言，好的政治要如衣鞋繫帶；帶子繫得好，卻不覺得有帶子。

教育，不也如此？

去年（民國一百年）九月，薛朴剛上小學。早先，我笑著提過幾回，要他甬去學校，繼續在家陪陪我，如何？他沒答應，只因兩個姐姐都在上學，理所當然，他也該去才是。這事，我本信口說說，多是虛問；但聞聽他的應答之後，還是笑著裝得有些失望。

其實，他上不上小學，我無可，無不可。制式的學校教育，當然問題重；尤其教改以來，更是每下愈況。教改二十年，恰好，我多在基層學校待著，因「躬逢其盛」，故深知其弊。然而，畢竟我住鄉下，託「城鄉差距」之

賜，這兒的學校，勉強算是波瀾不驚，作意無多。不像城市裡，自教育部以降，各級學校焦躁浮動，難得清安；整天會議無窮無盡，成日活動沒完沒了。結果，大人帶頭，個個浮躁憂鬱，真不知，又該如何教出心平氣和的下一代？

本來，所謂學習，就是有樣學樣；教育，也不過是樹立一個個的人格典範罷了！臺灣的下一代，說來可憫，亦是可憐；因為，在成長過程中，能看得自在安然的榜樣，著實已然不多。

教育之要，「簡靜」二字。大人朗然清安，小孩才可能吉祥止止。今天教育之崩解，部分原因正是被大人急壞的。小孩還沒變壞，大人就先急出了躁鬱症。結果，愈急愈壞，愈壞愈急。身處在急成一片的躁鬱時代，令人格外想念「簡靜」歲月裡的天清地寧，也讓人懷念「簡靜」時日中人應有的自在與安然。

話說回來，我這兒鄉下，雖說沒有臺灣數十年前處處可見的那種簡靜，但相較於都市，還是淡泊寧靜許多。這兒，學校沒有成日舉辦活動，也不太要求家長參與配合；學校與家長，多少，仍可相忘於江湖。有這份相忘，就好。早些年間，我夫婦二人多半輪流請假，偶爾均有上班，家中小朋友因此也得上

學；那時，一向選擇的，就是那種最不標榜、最「沒特色」、最可與之相忘的托兒所。

這種托兒所學費低廉，於我，更是相宜。但一年半前，過完春節，我還是沒讓薛朴繼續上托兒所。究其原因，當然是可以省下雖不算多但畢竟仍是一筆數目之學費；反正，我多半在家。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我想自己來，教上一教。

說要教，其實大言不慚，因為，也沒甚麼教。美其名在家「留學」，說穿了，多半只是他在自學。

那半年，每天七點過後，用畢早餐，小朋友洗了碗，有時也擦過地板，又與南部的阿公、阿嬤講完電話，再等姐姐上了學，多半，我與薛朴便先到外頭溜達了一圈；早上鳥兒多，花草香氣也濃。一圈轉回，神清氣寧，便開始「留學」；意即，我做我的事，他看他的書。

頭一兩天，很不習慣；因為，較諸兩位姐姐，薛朴以前極少閱讀。早先在家，他竟日掄槍舞棒；一支木劍，半截竹棍，已然舞弄了一兩年，尚且把玩不盡。這會兒，真要偃武修文，他實實不慣；於是，憑藉著注音，盯著書本，才